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

2016 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方方《云淡风轻》

于爽《一个话题的诞生》

东西《私了》

邱华栋《云柜》

王方晨《世界的幽微》

叶弥《雪花禅》

欢笑夏侯

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

枪手

眼珠



漓江出版社



2016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 选编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6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/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

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07-8017-3

I. ①2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7345号

2016 ZHONGGUO NIANDU DUANPIAN XIAOSHUO

2016中国年度短篇小说

选编者: 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

责任编辑: 张谦 刘红果

书籍设计: 石绍康

责任监印: 杨东

出版人: 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10-85893190

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[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: 065300]

开本: 710mm×960mm 1/16

印张: 18.25 字数: 300千字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

[电话: 0316-8836866]

001 / 云淡风轻	方 方
019 / 一个话题的诞生	于一爽
042 / 九眼石	次仁罗布
056 / 私了	东 西
066 / 云柜	邱华栋
081 / 世界的幽微	王方晨
099 / 暗香	张鲁镭
112 / 雪花禅	叶 弥
123 / 欢笑夏侯	陈世旭
142 / 棋语·弃子	储福金
156 / 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	陈再见
166 / 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	蔡 东
180 / 阿童尼	甫跃辉
194 / 谁在我的镜子里	范小青
205 / 旧诗篇	刘荣书
220 / 去宽窄巷跑步	周李立
236 / 枪手	韩少功
248 / 你可以做无数道小菜，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	邓一光
261 / 亲自遗忘	杨少衡
270 / 黄眼珠	祁 媛
284 / 编后记	
287 / 附 录	

云淡风轻

方方*

风大得似乎要席卷整个世界。呼啸自上而下，又由下而上，四处乱窜。门窗都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仿佛地球都在颤抖。

小驴说，2012，这就是传说中的2012！慧明说，早着哩，别神经兮兮的。小驴说，这就是前兆。是先头部队。慧明便笑，说先头部队都是不动声色的。小驴说，那是你们年代的先头部队，小气鬼一样，探头探脑地侦察情况，然后再出手。我们不一样啦。轰一下，给你颗原子弹，哪儿都炸没了，然后才派出小部队探头探脑地收拾战场。慧明说，收拾局面吧？小驴也笑，说这么讲也行。反正我们先跟你来狠的，其他再慢慢说。试探二字，跟我们的时代无关。小驴说时，一脸得意。

慧明心里笑了笑，脸上却摆出凶样，说好好写作业，别瞎胡扯了。小驴一低头，说一想到2012正在行动，哪里还需要做作业。妈，2012来的时候，你肯定害怕。到时候我会陪着你进去，替你壮胆。嗯——不如你现在让我玩一夜游戏？巴结我一下？他说完斜眼望了慧明一眼。慧明伸出巴掌，佯装要打，说休想！说完手又缩回了。

小驴低着头，一边写字一边哧哧地笑，说，妈，以后我打儿子，先一棍子把他打翻，然后扔下棍子，才说：休想！妈，这样才管用。妈的这套，哪里有效？看看我的骨头，跟着胡大壮学游泳，骨头长得多结实呀。妈一巴掌打下去，还不知道谁更疼哩。

小驴说着哈哈大笑。慧明无奈，她放下手，说了句，等你有了儿子，看你舍得打？好好写作业！

说完她回到自己的卧室，躺在床上，找了一本书，在淡黄的灯下，慢慢读着。

外面的风呼啸依然，家里却是云淡风轻的感觉。洁净的床铺，微黄的灯光，明媚的书柜，还有跟远在他乡的丈夫一线相连的电脑。慧明丈夫是做工程的，为了赚

* 方方，原名汪芳，女，江西彭泽人。1955年生于南京。80年代中后期以“新写实小说”作者的身份被读者周知。已出版小说、散文集90多部。

钱，他去埃塞俄比亚当监理，薪水自然比在国内多。房贷压头，只能如此。但这没关系，生活就得慢慢来。重要的是，他们俩感情好，又有一个聪明淘气的儿子。所以慧明觉得她的生活十分幸福。

慧明最喜欢跟小驴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。小驴十三岁，像无数孩子那样，是一定跟父母反着说话的。反着说，自己很得意，却也让慧明开心。因为小驴跟大人想得不一样。慧明想，想得不一样才会有出息。

门外有“嗒”的开门声，想来是对面老太太出门了。小驴在慧明房间探了个头，说隔壁老头大概又发病了。慧明便叹息了一声，说真辛苦。小驴又探了一下头，说，妈你说，这样的天，奶奶能找得来医生？慧明说，也许他们有医生朋友。小驴的头刚缩回去，蓦然又伸出，说打电话让朋友来不就可以了吗？还用得着奶奶专门跑出去？是不是有些奇怪？慧明叱了他一句说，做作业！不要管闲事。也许是买药哩。

慧明搬来有一年了，但与对面人家始终不熟。她知道那里住着两个老人。老头久病在床，全靠老太太照顾，似乎没见有儿女上门。有两次慧明回家，恰逢老太太出门倒垃圾，她想跟老太太搭讪两句，比方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什么的。但老太太冷若冰霜的表情，让她心生畏惧，她的话也就吞了回去。

风太大了，慧明有点想出门问问，是否她可以帮上忙。脚刚落地，老太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又浮了出来，慧明莫名地害怕。她想，老太太如不愿他人帮忙，必然有她自己的理由。有时候，热心可能坏事。对方既不曾求助，还是不管为好。这么想过，她便重新躺到了床上。

大风嚣张了一夜，早晨起来，已是一派的天清气朗。慧明忙碌地做完早点，叫醒小驴起床，待小驴背了书包出门后，她才收拣一番，匆匆上班。

走到小区大门口，见沿路停了一溜车。有几个人站在那里跟物业的保安争吵，围观者一大堆。慧明信口问人出了什么事。对方答说，小区的汽车又被人用利器划伤了，大概有十几辆。慧明说，什么人这么无聊呀。对方说，就是查不出来，特别莫名其妙。慧明因是无车一族，急着上班，便也懒得打听这些闲事。

这个小区叫北泉小区，号称高档小区，慧明之所以掏尽家底选择这里，完全是为了小驴上个好的中学。北泉中学升学率很高，家长们都挤着把孩子往这里送。慧

明自然也不例外。

慧明搬来不久，就听说汽车被利器划伤的事。一年住下来，几乎隔月都有类似事情发生。小驴在家曾跟她笑谈，说他第一次觉得家里没车真是太好了。慧明也说，可不是？少操好多心啦。

这话真不错。小区的车主们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但似乎全无解决之法。车主们联手调查多次，仍是查不出个所以然。他们跟物业也吵闹过许久，结果也是不了了之。

这事不能怪物业。小区面积太大。北面有一片树林，林木稀疏，以前就是给大家歇凉散步的。初始大家也都颇喜欢这片林子。后来车多了，路边或门前的停车位完全不够用，于是有人将自己的车停到了树下。有第一人，便有第二人。久之，这片树林便成了停车场。物业开始管管，后来管不住，便也罢了。毕竟这么多车要停，停车场不够也是问题。忽有一天，停在树林的汽车被利器划伤，不是一辆，而是十几辆。车上的深痕就是车主心上的深痕。受害车主们便联合去找物业扯皮。但物业明确说这里本就不是停车场，你们要停是你们自己的事。车主们自然理亏，又提出希望能够安装监控。物业又表示树林里没有电源，无法安装。实在要安装，从配电房拉线下埋，安装摄像头，以及施工诸类，这些笔费用均由业主们自出。有车业主便希望全小区分担，无车业主们则表示此事与己无关，绝对不出。另有车主回家较早，小区内车位足可停车，多数时间并非停在树林里，也不想出钱。这样扯来扯去，长期在树林停车的车主人数便有限。均摊到自家头上，费用不小。关键是，即令自己花了钱，车位也并非专属自己。万一回来太晚，车停满了，照样还得到处寻找车位。这样想过，又觉得自己未免太不合算。如此，此事扯来扯去，便成死结。不安装摄像头，物业倒也省心。一纸通知下达各户，云树林不是停车场，但凡停在那里的汽车如有损伤或丢失，均与物业无关。车业们便只有抱着侥幸心理，期望自己的车运气好。但是，那个出手伤车的人，却不让他们有如此好运气。有一个姓朱的车主最是倒霉，因为谈生意回来得晚，总是停在树林最暗处，结果他的车已经被划伤过三次。所以，每每跟物业吵闹，他都是最凶的一个。破口大骂的各种脏话，也让听者惊心。

划车的人也是颇让人费解。人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现，何时潜伏。有时候，一两个月都没动静，大家便额手称庆，说这家伙多半被抓进了局子，又有说狗日的没准

窜到别省作案不回了。好一点的则说，或许搬了家。可就在大家兴高采烈时，他却又冒了出来，一次划他十几辆车，刀口又深又重。气得车主们几欲发疯。有一天，朱姓车主的车早上又被划伤，他下午提前回来，站在树林边叫骂。世上所有脏话，几乎都被他轮番骂出。骂得树林边的人家，忙不迭关窗，怕孩子听了不妥。另有两个车主也上去帮腔。三个人你来我往，高一声，低一句，像演大戏。但没有被骂对象在场，骂也白骂，连观众都没几个。

到底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？有着怎样的规律？人们分析来分析去，却连边都摸不着。物业的保安部也算尽职，还找来了片区警察，叫上诸多车主，联合开了几次会，请大家提供线索，共同分析。把小区里有案底的或是那些看上去不正经的，都逐个进行了排查，最终也没查出个名堂。

没车的人都是看热闹的。这事已成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话。还有玩笑说，小车经常在小区里横冲直闯，出过不少事故，停车也极不文明，大家散步的树林也被占用。无车人家都讨厌得他们要死，没准有个无车主联合会，专门整他们这些有车者的。

这当然就只是个玩笑话。

小驴有一天还故意神秘兮兮地对慧明说：这事好玄，我猜可能是鬼做的。说得慧明汗毛耸起。这时候，慧明觉得没车真是一种幸福。

慧明一般下班都晚。她在南泉中学教高中数学，又兼着班主任。学生不走完，她便不回家。多年来，都是如此。这天也是。

但这天却是慧明人生中一个最黑暗的日子。六点左右，她正待收拾东西回家，突然校长和副校长一起来找她。两人的脸色都很严肃，慧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心里有几分紧张。

校长欲言又止，副校长唉声叹气。慧明急了，说有什么事，你们尽管说嘛。校长说，我真不敢说，但如果我说了，希望你能挺住。慧明说，你们别吓我。出了什么事？

校长说，你儿子可能出事了。现在正在医院。

慧明几乎瞬间崩溃。她原本站着跟两个校长说话，听到这话，没问什么，人便直接软倒在地。俩校长同时伸出手，连拖带拎地把她弄到椅子上坐着。慧明已然说不出话来，她浑身发抖。她知道，不是严重到一定地步，不会两个校长同时来找她。

校长说，车在门口，我们陪你一起去医院。

慧明全无意识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。她几乎是被人连扶带架地弄到了医院。

她的儿子，她最心爱的小驴，并不在病房。他躺在停尸间。他死了。没有询问，也没有任何理由，慧明甚至连小驴的脸都没有看到，走到那房间门口，她就倒了下去。

慧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。她的天塌了。她完全麻木着，知道有医生在忙碌，知道有人在她身边哭，有一个是她的妹妹慧雯。还有些面孔换来换去地晃动，她完全不知道都是些谁。直到她丈夫从国外赶回来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扑到她的床边，抱着她的头就哭。慧明心疼丈夫，她说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坏了身体。

这是慧明几天来说的第一句话。她的这句话说出口，旁边几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一个老人家说，她总算回过神来了。慧明的第二句话还是对丈夫说的，她说，我再怎么活下去呢？

丈夫到底是男人，意志力强硬许多。他虽然满面泪水，嘴上却说，你还有我，我还有你。你得撑着，不然我怎么办？

慧雯说，姐，姐夫说得对，你得撑他一把。你要有事，姐夫该怎么活呢？再说我也只有你一个姐姐哩。

慧明自是爱她丈夫的。仿佛因他的出现，她心里生长出勇气。她终于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她说，我要去看看小驴。

在她下地时，一个孩子走到她跟前跪了下来，这是胡大壮。他哭着，甚至在地上磕头。他的身边站着一男一女，慧明觉出那似是胡大壮的父母。胡大壮说，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
慧明茫然地望着他，胡大壮的父母也纷然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慧明的丈夫板着脸，很不客气地说，你们先走吧，我们现在不想见你们。慧明并没有理解丈夫何故如此。她什么都没有去想。

几个人将他们三人拉出了房间。慧明在丈夫和妹妹的搀扶下，见到了小驴。他脸色苍白，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。慧明说，儿子，你不是要陪妈妈一起进 2012 的吗？你怎么能自己先进去了呢？你不是说你以后要用棍子打你的儿子吗？看你怎么兑现你的话！

小驴自然是无声无息的，他的面孔苍白，表情生冷。搀扶慧明的人都哭得抽搐。一个生命，与他最亲的人们永别时，就是这样冷酷无情。

第二天，小驴便火化安葬了。慧明把他葬在自己父母的坟墓附近。她种了一棵树在小驴的墓旁。她说，这么近，你闲时，就去看看外公外婆吧。你先替妈妈照顾他们哦。这事就拜托给你了。告诉外公外婆，爸妈和小姨，还有小姨父他们都挺好，要晚些时来跟他们团聚。你还是个小孩子，需要陪伴，妈妈让这棵树陪着你。如果起风了，树叶哗啦啦的声音，你要记得，这就是妈妈托它在跟你讲话。

慧明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眼泪。她慢条斯理地一句句叮嘱小驴，倒让旁边的人哭得稀里哗啦。尤其她的丈夫，哭得在小树旁蹲了下去。

慧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小驴的墓地，仿佛这时候才是永诀。最后一次回头时，她看到有三个人在小驴的墓边。两个大人低头站着，一个孩子趴在墓碑上，他的姿态呈现出他在痛哭。慧明认出了那孩子就是小驴的好朋友胡大壮。慧明的心动了一下。

警察是在小驴安葬后的第二天上午到的慧明家。在慧明惊讶的目光中，他们详细讲述了小驴溺水的全过程。

像往常一样，小驴和胡大壮到胡大壮居住的小区游泳池游泳。

这一点，慧明是知道的。小驴上初中后，胡大壮是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。小驴的语文弱而数学强，胡大壮则恰恰相反。于是两个人经常一起做作业，相互帮助，自然也常在一起玩。这是慧明很希望看到的。胡大壮比小驴大半岁，个头也高出一截，他很自然地担负起保护小驴的义务。小驴则承诺他，一定帮他把数学冲进班上前十名。小驴有这样的想法，慧明从心里感到高兴，她希望小驴有好朋友。胡大壮特别喜欢游泳，他所居住的小区有游泳池。小驴也想学，征得慧明同意后，便每周跟着胡大壮一起游泳两三次。两个男孩都好动，经常在游泳池打打闹闹。那些玩乐的细节，小驴回来也经常跟慧明说起。

这天胡大壮要小驴跳进深水池。小驴不敢，胡大壮便自己跳了进去。他游了一圈爬出来时，见小驴还在犹豫，便绕到小驴身后，一巴掌将小驴推了下去。随后自己也跳进泳池。他游了一圈起来找小驴，发现他不在。于是高声喊，喊了半天，没听到回应。他潜到水里，突然看到水下有人，吓坏了，浮出水来，乱喊乱叫。救生员跑了过来，跳进水里捞出人来。这人正是小驴。救生员急救半天，没有成功。

120 赶来，又急救，仍然无用。就这样，小驴溺水而亡。胡大壮如实向救生员讲了自己推小驴下水的事，他不说话，没人知道。但他却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。在警方调查询问时，他放声大哭，坚决要求警察枪毙他。因为是他害死了小驴。

慧明终于听明白了。胡大壮显然对小驴的死负有过失之责。但胡大壮也未满十四岁，属未成年人，免于刑事处罚。鉴于已出人命，受害家属如果强烈要求，或可能对他有所责罚。同时，他的家庭也须对此进行经济赔偿。所有这些，都取决于慧明夫妇的决定。胡家带话表示，宁可卖房子对慧明夫妇尽可能进行经济赔偿，也不希望儿子再受到责罚。小驴的死，已经使那孩子为自己过失而备受打击，成天茶饭不思，见到老师或警察，就要求枪毙自己。毕竟他还小，自己也难以承受这样人命关天的负担。

慧明想起趴在小驴墓上的那个孩子，想起他和小驴在一起玩耍时天真烂漫的神情，听到他一再要求枪毙自己，她的心也狠狠地抽搐了一下。

丈夫自然听慧明的。他望着她，见她未语，便对警察说，我们要商量一下。警察表示了同意。说过两天会再来，或许带着律师一起过来。

此时慧明突然说，我们原谅他。不要责罚那孩子，也不需要他家赔偿。

刚起身的两个警察都怔住了。一会儿望望慧明，一会儿望望慧明的丈夫，半天才说，你们想清楚了？确定吗？

慧明坚定地说，这个不用想。我认识那孩子，他是我儿子的好朋友。他不是故意的。我们小驴已经没了，我不能让小驴的好朋友再受伤，这可能影响他的一辈子。我相信我儿子一定会这样想。

慧明丈夫点点头，走过去握着慧明的手。接着说，我也相信我儿子是这样想的，他母亲是最理解他的人。慧明的手被丈夫紧紧地抓着，她能感觉他在发抖。这份颤抖，让她觉得自己突然有了力量。

警察们显然有些感动。一个警察轻声说，谢谢。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，就出去了。

家里很安静。慧明对丈夫说，小驴肯定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丈夫说，当然。

整个房间里，到处都是小驴的气息。虽然他们平静地告诉了警察他们的决定，而他们的心却没有一点平静。他们一直相拥而坐，几乎没有吃一点点东西。他们心底的悲伤沉重得压迫了他们的胃。没有饿感，只有无尽的痛苦。这种丧子之痛，旁

人无法理解它的刻骨铭心。就好像，小驴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而现在他们的生命已然残缺。以后的日子要怎样活下去，他们都很茫然无措。

天已经黑了下来。有人轻轻敲门。慧明丈夫前去开门，进来的是胡大壮和他的父母。两个大人一进门就向他们跪了下来。慧明站起来，走过去对胡大壮说，叫你爸妈起来吧。胡大壮说，爸妈，你们起来吧。

慧明说，你这几天上学了吗？数学做得怎么样？胡大壮呆呆地望着慧明，突然放声大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没有做。以前都是跟小驴一起做的。阿姨对不起。我好想小驴。

慧明过去搂着他的头说，你要想念小驴，就按小驴的要求，把数学学好。小驴说过，你总是保护他，他一定要把你的数学成绩顶进前十。胡大壮咬着牙说，我一定。阿姨，我一定。谢谢阿姨原谅我。慧明说，你也没做错什么。真的，你们俩都没有错，这只是一个偶然。

胡大壮夫妇站在一边，他们一直窸窸窣窣地流着眼泪。胡大壮的父亲说，以后我们大壮，也是你们的儿子。慧明丈夫说，你们不要给孩子压力。他是个好孩子，欢迎他以后常来玩。小驴妈妈教数学很厉害，大壮数学有问题，就来请教她。慧明说，是呀，小驴数学好，就是我教给他的方法。

胡家人带来一些营养补品，慧明留下了，她也不愿意他们太难堪。在胡大壮父母千恩万谢一阵后，屋里又静了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慧明感到了饿。她说，你也饿了吧？我下面条给你吃？慧明丈夫说，我来吧。我现在会做意大利面了。在埃塞俄比亚时，我的同事教我的。

这是痛苦而漫长的夜晚，但他们到底熬过去了。

小驴的意外死亡和慧明原谅肇事孩子，并且不要对方分文赔偿，这样的事，自然比风更快就传遍了整个北泉小区。慧明进出时，能感受到邻居们异样的目光。不少人主动跟她搭讪，有人问她为什么。也有人说她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儿子的一条命？更有人说没必要装吧，想当雷锋？当然，更多的人是向她表达敬意。

慧明无所谓人家怎么说。她想，我能怎么做？我怎么做也要不回我的小驴呀。重要的是，胡大壮是小驴的朋友。我怎么能伤害小驴的朋友呢？

因为海外工程未完，慧明的丈夫只待了几天，便回去了。慧明送他到机场，上

飞机前，他跟慧明说，这个工程一完，我就回来，再不出国了。就守着你。我们两个人，一定要好好过下半辈子。慧明忍着眼泪，不敢说话，只是拼命地点头。到了安检口，走了半截，他又转回到慧明跟前，说你一定好好照顾自己。另外还要养好身体，等我回来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还叫他小驴。慧明依然拼命地点头。

晚上，慧明的妹妹慧雯过来陪慧明。她答应过姐夫，至少陪姐姐住一个月，直到她情绪稳定。

有慧雯做伴，两姐妹一起上网，又一起聊天。慧雯时尚，不时拉着慧明逛街或是去夜市吃东西，周末了，还要看场电影。如此，慧明有如一团浓墨的痛苦，便在轻松散漫的生活中慢慢稀释。

半个月后，慧明心情业已缓解，失子的事实，她也能接受了。慧明对慧雯说，你长久这样陪我，也不是个事。毕竟妹夫和你家豆豆还要人照顾。现在我可以独自面对了。你还是回家吧。慧雯想了想，说你迟早也得这样。那么以后，周末你就来我家过吧。那天两姐妹一起看了场话剧，然后各自回家。

慧明刚进门，便听到有人敲门。她想这个慧雯，说好了各自回家，怎么又跑来了？想罢，便转身拉开门，说你怎么？话没说完，她发现来者竟是对面的老太太。老太太手上端着一碗汤，严肃地望着慧明。

慧明吓了一跳，忙让她进屋，嘴上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我妹妹。老太太便说，没关系，我知道，我见过你妹妹。你们姐妹长得很像。

慧明请她沙发上就座。老太太却说，这是碗土鸡汤，我亲手炖的。味道应该很不错。慧明说，那怎么好意思。老太太说，我都端来了，难道让我端回去？慧明忙又接过碗。

鸡汤还热着，老太太说，喝吧。现在喝，味道正好。慧明不愿拂了她的好意，便进厨房找出勺，喝了一口。慧明说，真是太好喝了。老太太说，我知道，伤心人自伤身，你需要补。我在里面放了西洋参。你一定要好好喝。

慧明又忙不迭地道谢，当着她的面，连连地喝着。老太太方说，你搬来这么久，我一直没有跟你打招呼。那是因为我心情一直不好，心里的伤痛一直放不下。

慧明望着她，觉得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深切的悲伤。她想，老太太家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老太太仿佛知道她心里的问，便说，难道你没有听小区的人说过？慧明摇摇

头，说我一直忙忙碌碌，跟其他人几乎没有交流。真不知道您有什么事。

老太太说，你们搬来之前，我家是五口人。我儿子媳妇和孙子跟我们住在一起。那时候，我们三代同堂，是一个多么美好幸福的家庭呀。慧明说，哦。现在他们搬走了吗？老太太苦笑一声，说是呀，走了。是永远走了。慧明有些不解，心里却“咚”了一下。

老太太继续道，每天晚上，我儿子都会陪我一起散步。孙子十二岁，跟你儿子差不多大，也经常跟着我们一起走。有天晚上，我跟儿子、孙子晚饭后又出来散步。就在小区树林旁边那条道，一辆小车，开得飞快，呼一下开过去，直接……直接就把我孙子撞倒了。那车连停都没停，飞快就不见了。我在避让时，跌坐在地上。我儿子扶起我，再奔过去看我孙子，结果那孩子……

慧明听到这里，心口撕裂似的疼。老太太的眼泪出来了。她哽咽着说，孩子被撞飞，脑袋磕在石坎上，头骨碎了，当场死亡。我儿子有心脏病，见到他的孩子一地是血，立即昏了过去。我也一样呀。急救车把我们三个人一起拖到医院。就我一个人活着出来。所以……所以，你的痛，我能懂……

慧明立即哭出声来。老太太也抹着眼泪。

好一会儿，两人才缓解。老太太说，肇事司机没有找到。路太黑，也没有监控，更没有人出来承认。而那天不是只有我一家人散步，有不少人见过那车，但却没人愿意出来指认。没有人愿意出面帮助我们，因为这事与他们无关，他们怕给自己添加麻烦。我家老头子当初还能行走，他天天跑公安跑物业跑政府，又在小区四处央求那些知情人提供线索，但都无济于事。终于，把自己给气得瘫倒在床。媳妇接受不了亡夫亡子的变故，无论如何不愿意再住这里。她有个哥哥在美国，她就投奔哥哥去了。好好的一个家，就这样只剩下我们两个孤老。

慧明哽咽着，半天才说，真想不到。您二老真不容易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，您就叫我一声。

老太太说，我现在身体还好。只是一直以来，我心里怀着很深的怨恨。痛恨那个在小区开快车的司机，怨恨这个不负责任的物业，还恨警察无能居然找不到肇事车，更恨那些不提供线索的知情者自私冷漠。对一个家庭来说，这就是天塌了的事，但我们却倍感无助，也倍觉孤单。

慧明心里落下一派苍凉。她想，其实就算有人帮忙，有人关心，依然也会倍觉

无助和孤单。而无人帮忙的两个老人呢？她心里打起了寒战。慧明说，确实太可恨。我没办法用语言表达，也很难想象您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老太太说，就像你现在这样熬。所以我知道你心里该有多么难过。孩子就是我们的命，现在命没了，我们活着的只是行尸走肉而已。不是吗？

慧明沉默了。她真这样想过。她想过自己剩下的半生无非苟延残喘。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意义。

老太太说，而我感到意外的是，你居然原谅了肇事孩子和他的一家。这事让我甚至很震惊。你知道我老头子怎么说？他说，你去跟她聊聊，怎么样才能做到。

慧明有些茫然地望着她。她甚至有些惶惑。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。原谅对方，她似乎很轻松就做到了。但这轻松的背后是另一层意思，那就是，不原谅又能怎样呢？小驴回得来吗？

老太太直视她的眼睛，又问了一句：你是怎么样做到的呢？慧明半天才说，不知道。那孩子是我儿子的朋友。我儿子说过，一定要帮他把数学冲进班上前十名，我得帮他做完这件事。老太太说，就这样？

慧明又想了想，方点点头。她说，因为恨没有意义。我儿子是个善良的小孩。我知道他一定不乐意我怀着怨恨去生活。他更不会愿意他的好朋友因他而倒霉。我不想违背他的想法。我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他。您看，我家里，到处是我儿子的照片。他每天都在看着我，我能感觉得到他的目光。

老太太默然片刻，方说，嗯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她起身告辞。走到门口，她又回过头说，同是天涯伤心人。你的话，我听进去了。谢谢你。

慧明忙说，我是教数学的，不太会说话。而且，我家跟您家不一样。您面对的，真的就是坏人，而我面对的是个无意犯错的孩子。我觉得，您可以怨恨。如果是我，也会有恨。这是常情。

老太太出了门，走到自家门口，又掉过头，说我知道了。我还是要谢谢你的善解人意。对了，我姓徐，退休前是歌舞剧院弹钢琴的。今年已经过了八十，你叫我徐老师就好。

慧明忙点头说，徐老师慢走。重新回到沙发上，慧明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心想，天啦，她竟然这样悲惨，但她可比我坚强多了。

第三天，慧明去老太太家还碗。她在碗里放了四个韭菜盒子，递给老太太时说，

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做食物，就只会做这个韭菜盒子。老太太笑了，说这就很好了。

慧明第一次看到老太太的笑容，她想，她笑起来真是又好看又优雅。

日子就这样慢慢地往下过了。慧明的悲伤渐渐不似先前那样沉重。她的脸上时而也会有笑容。时间在慢慢理疗她的伤痛。晚上，老太太偶尔过来小坐，她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。彼此也都聊自己的儿子。在聊他们时，两人都不流泪，倒是经常大笑。因为每一个儿子小的时候都有许多糗事。这些糗事是母亲们永远的快乐。

2012年元旦前夕，慧明得知丈夫春节会回来，而且回来后就再也不去了。她觉得十分开心。但这天晚上，她却沒有睡好。她一直坐在小驴的照片面前。她说，小驴，你说话不算话哦，说好了陪妈妈一起进2012的呢？如果2012发生什么大事，就没有人能帮到我了。她絮叨了大半夜，说得累了，才迷糊了一会儿。

起床时已是中午。家里没什么吃的，慧明准备去小区旁边的面馆吃碗面条。走出门洞，路过隔壁一幢楼，见一辆车堵在了单元门口。行人侧着身，倒能进出，仅仅如此。可此时，门口有一老头推了张轮椅，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太太。他们怎么也进不了楼里，急得乱喊乱叫着。

慧明忙上前打问怎么回事，老头说老伴瘫痪多年了，早上有点感冒，便推她到附近医院去看了医生。不过两个钟头的事，这就回不去了。

天气寒冷，慧明觉得老头老太太长时间在户外显然不行，便帮着喊叫：谁家的车？请过来挪一下好不好？

老头指着斜对面一栋楼上的窗口说，就那栋六楼家的。他常这样。慧明便说，您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上去帮你叫。老头说，他们听到了，说吃了饭马上走，让等一会儿。说话间，老头又叫了起来，喂，六楼的，你快点好不好？积点德呀。慧明也冲着那窗口叫着：楼上的，能不能赶紧下来？老人家有病，要回家哩。

突然楼上一个男人的头从窗口伸出来，他说道，大过节的，号丧呀。

慧明认了出来，这就是经常在树林或是小区门口骂人的姓朱的车主。慧明于是喊道，是朱先生吗？您能不能下来先挪一下车？天太冷，两个老人吃不消了。

听到喊叫，一个保安跑了过来。他亦帮着喊，快点下来好不好？乱停车本来就不对，挡人回家路，还不赶紧下来？

几分钟后，那位朱姓业主剔着牙下来了。对着保安吼了一句，车被人划的时

候，没见你们来关心一下我的车。这回都露脸了？

慧明忙上前说，主要是天太冷了，老人又生了病，不能在户外待太久。车挡在这里，他们完全进不了屋子。

朱姓业主看了慧明一眼，说哦，原来是那个让儿子白死的好心人呀。这关你什么事？真当你是雷锋呀。

慧明心里立即不悦了，她说，你没看到两个老人回不了家吗？朱姓业主说，不是你爹不是你娘，你操哪门子心呀？我都说了一会儿下来。慧明说，可是你并没有马上下来呀。没见是两个老人家吗？保安息事宁人道，都已经下来了，赶紧挪车吧，好让老人家进屋哩。

朱姓业主嘴上嘟噜着，进到驾驶室，把车开走了。慧明便和保安一起，忙陪着两个老人，把他们送进家里。好在老人就住一楼，进了门洞，倒也方便。

慧明和保安帮忙安顿好老人，走出来时，朱姓业主已经停好车返回来了。见到他俩，他突然站下来说，我好奇怪一件事。保安说，什么事？朱姓业主说，你有没有觉得，那个划车的杂种好像消失了。这几个月都没出现。保安说，真的哩，这是好事呀。

慧明见此话与她无关，便自顾自朝小区大门走。朱姓业主似乎故意提高了声音说，我奇怪的是，汽车被划，正是某家人搬进小区开始的，而汽车不再被划，是这家死了人之后。保安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？前几天大家都在议论哩。保安说，咦，真有点奇怪。

慧明心里“咚”了一下。她觉得这话好像是针对她。她刚想站住回话，又转了念，心道这种人，就是烂人。跟他说话只会自取其辱，便头也没回径直而去。

这天慧明的心情非常不好。那句阴阳怪气的话，一直在她耳边萦绕，就像苍蝇嗡嗡地贴在耳膜上挥之不去的感觉。晚上她在电话里跟丈夫说到这事，说的时候，不禁哭了起来。丈夫安慰她说，这世上总是有些人，生来就是混账。他们到这世上，就是来搅事的。他们的市场，就是大家都介意他们所说。只要不理他们，这种人就会自己灭了自己。

慧明想想也是。哪里能指望这世上都是好人呢？只不过，自己刚好就遇到了人渣罢了。他们的话，就当大粪好了。这样想过后，慧明的心情也就平复了一些。

日子又这样继续过着。大概元旦过后十天，这天是周日。物业公司突然通知慧